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小说集



心灵的呼唤

李相状 张锐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I247.7
1154
:10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张锐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I.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恶毒的孩童	(1693)
罪有应得	(1707)
出租房的故事	(1721)
情侣之死	(1727)
心灵的呼唤	(1732)
阴森恐怖的塔楼	(1753)
穿越时空	(1760)
“伟阳”恩仇录	(1781)
友如茶	(1841)
那一年	(1854)
糊涂知县鬼判官	(1869)
天堂的缘分	(1879)

恶毒的孩童

非洲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信奉神灵的人很多，他们认为神灵能保佑他们一生平安，永远长寿，所以，在非洲无论是那个国家都常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奥科查就出生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他从出生就是个遗腹子，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在他的生活中只有母亲。一直是母亲带着他，把他养大。他曾问过妈妈自己的爸爸是谁，他到哪里去了？妈妈常常避而不答。妈妈为人一直都非常善良、非常温柔，辛辛苦苦地把奥科查养大。随着奥科查的一天一天长大，他发现自己的母亲越来越不像她自己了。善良、温柔在她身上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脾气古怪，阴森森的脸，恶毒的眼睛，而且整个人变得越来越恐怖。

令奥科查不解的是，自己身体好好的，而从他记事开始妈妈就说他有病，不让他上学，也不许他出去，整天的把他锁在家里，更不让他接触任何人。看到别的小朋友每天在外面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奥科查心里羡慕极了，但很无奈，



他就像一个被软禁在迷宫的人。每天妈妈都起得很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辞辛劳地给他熬一大锅汤，让他渴了就喝，在她晚上回来前必须喝光，说这汤对治他的病有什么什么好处。每天都喝着这样的汤，到底这汤是什么滋味就连奥科查也不知道，他感觉有点像用牛骨熬的汤，喝了这么多年奥科查都喝腻了。

白天渴汤让奥科查很烦，但晚上做噩梦更让他不能忍受。每天晚上他几乎都会做噩梦，梦中常常自己被一些可怕的人包围着，这些人都是些残疾人，他们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腿，有的没有眼睛……并且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鲜红鲜红的血，他们把鲜血抹到他的脸上、身上，看着他惶恐不安的样儿，然后，发出阴森森人的笑声：他们有时拼命的抓他，他就在梦中跑啊跑，怎么也跑不出他们的手心，把他抓住后掐住他的脖子，往嘴里灌血，让他无法呼吸，他叫妈妈，妈妈不应声，反而坐在一旁大笑。

有一次，奥科查实在不愿意喝妈妈熬的汤了，就偷偷地倒掉了一些，见妈妈没有发现，第二天又多倒掉了一些，可奇怪的是晚上睡觉反而一次比一次睡得好了，不再是昏睡不醒，噩梦做得次数也一次比一次少了。这天，奥科查索性把汤全部倒掉，没有喝一口，这一宿他睡得非常香，噩梦不再



缠身。他对妈妈每天煮的汤，不！是对妈妈产生了怀疑，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很快他又否定了自己的判断，甚至，在心里还觉得对不起妈妈，怪自己多虑了。

这几天，奥科查都没有喝汤，神清气爽的他心情也少有的好。晚上，他像往常一样睡得很早，熟睡中他隐隐约约听到了响声。一种责任感使他清醒过来，细细一听，好像厨房发出的响声。他怕妈妈害怕，就蹑手蹑脚地来到妈妈的房间，可妈妈不在，他更担心妈妈的安全了，就大步走向厨房。可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看见那个平日里十分温柔的妈妈，她……她居然抱着一个人，哦，应该说不是抱着一个人，而是抱着一个全身赤裸裸沾满鲜血的死尸。只见她用平时给他做饭的手，而且不止一次抚摸过他脸的那双手，像鹰爪一样刺进这个尸体里，手上沾满了血，而她的嘴咬着脖子，贪婪的大口大口地吸着血，一阵满足过后，她抬起头，舌头伸得老长，舔着手上的鲜血。妈妈除眼神看着有些狰狞外，嘴角却带着微笑，一脸满足感。

这一幕简直让奥科查看晕了，他克制着自己，努力不发生声来，以免妈妈察觉到。他的胃里翻腾着直往喉咙上涌，这种感觉使奥科查十分的恶心，他看不下去了，他捂住了嘴，悄悄地跑到洗手间，趴在马桶上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把



一天吃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了，最后，吐无可吐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把胃来一个大清洗。吐完了，奥科查瘫坐在洗手间的地上，他虚脱了，吓傻了，呆呆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一动也不动，妈妈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他都不知道。

“宝贝，你怎么了？病了吗？看你一头的冷汗。”妈妈说就伸手给奥科查擦汗。奥科查惊吓得向后退去，像梦中醒来一样，打量着眼前的妈妈，但是心理的恐惧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半分。只见妈妈笑容可掬的看着自己，奥科查一激灵，眨眨眼，又看看妈妈的嘴和手，上面哪有血呀？奥科查从小没有父亲，本来就发畏，人更是脆弱，平时又不接触社会，凡事都是妈妈做主，今天他彻底的崩溃了。

“宝贝，你身体不好，就别逞能，有事叫妈妈，你什么事也做不了。”妈妈阴阳怪气地说，让奥科查浑身起鸡皮疙瘩。奥科查不敢确定妈妈看了他多久，更不敢提他看到妈妈的事。妈妈把他扶上床，“宝贝，有妈妈在别怕，安心的睡觉吧。”妈妈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我还真困了，宝贝，我去睡去了。”不久，鼾声很快就从妈妈的房间里传了出来。

奥科查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怎么会这样呢？妈妈怎么吃死人，而且还喝他们身上的血。妈妈是鬼吗？那妈妈是鬼，我是她的孩子，我是什么，我难道也是鬼吗，”刚

才那血腥的一幕，似乎又出现在自己眼前，这时奥科查只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了，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温暖的阳光伴随着阵阵微风从窗口吹过，奥科查仿佛获得了新生，心情也平静一些了。他来到洗手间洗了洗脸，刷了刷牙，大吸了一口气，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走了出去。这时妈妈好已经不在家了，桌子上有早饭，还有一张纸条：这里有早饭和汤。记住啊，一定要把汤喝了。这几天你身体不好，更要多渴，别忘了。

奥科查拿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想着昨天晚上的事，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昨天的是不是一场梦了，但是他自己倒真的希望是一场梦。可是，那好像又不是梦。不是梦，他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妈妈抱着一个全身是血的死人舔着那死的人身上的血。

他一边想一边看着桌子上的汤，不知怎么他一下子把刚才吃的那点饭全都吐了出来，他再也受不了了，把那放在桌子上的汤拿到了洗手间里，把它全部都倒到了马桶里，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奥科查连饭都吃不下了，就把碗都收拾好了，一个人回到了卧室躺到了床上，看着天棚发呆。他就是想不明白，妈妈到底是人还是……



不知道过了多久，妈妈从外边回来了，“孩子吃饭了吗？”她一进门就问他。

“吃了……”

“汤呢？喝了吗？”

“喝……喝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奥科查的声音有点轻微的颤抖，其实他自己是真的很饿，因为昨天晚上，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今天早上他又没吃什么饭，能不饿吗？“宝贝，你看你，眼睛都佝偻了。这些天是不是没有好好喝汤啊？我请了一周假，准备在家好好照顾照顾你。”“不用了。”奥科查的心缩成一团。

“宝贝，来，妈今天开始给你增加营养。我给你买了一些水果，你吃了吧！”妈妈说着就走进了奥科查的屋里，放下了水果，这时，奥科查觉得她看他的眼神有点阴森森的，嘴角还不时露出阴险的笑容，这个笑容是奥科查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他心里一哆嗦，感到世界末日来了。可是，妈妈什么也没做，转身离开了他的卧室，奥科查急忙下地赶快把门关上。看看妈妈买的水果，他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饱了以后，他觉得自己有些困了，便迷迷糊糊的躺在了床上。不知过了多久，奥科查好像知道妈妈走进了他的房间，看了他好久，也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可是他一句都没有听清楚，

朦胧中他好像听到妈妈说“多好的孩子，真有点舍不得”之类的话。他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昏昏沉沉的睡梦中忽然之间奥科查惊醒了，于是他就坐了起来，脑海里不断的闪现出昨天晚上自己所看到的情景，他想跟妈妈谈谈，探探她的口气，他不能等了，要采取对策，争取主动……

奥科查悄悄的来到了妈妈的房门外，想看看她究竟在做些什么，可是很奇怪的是整个晚上，她居然不在屋里，她会去哪呢？正当他想着的时候，他……他看见妈妈回来了，妈妈是窗外飞进来了，对！是飞进屋里的，她怀里还抱着一个人，一个只有二十来岁全身都是血的小伙子。

看到她，奥科查赶忙躲在了一边。她把那个全身是血的死人背到了厨房，然后又像昨天一样，她又用舌头恶心的舔着那个死尸身上的血，突然之间，她竟然把嘴放到了那个死尸的脖子上，她……她竟然开始吸死尸体内的血了，不一会儿，她停止了吸血，似乎那个死尸体内的血已经被她吸光了，这时的妈妈已经是披头散发、满嘴是血、眼睛放射着绿光，然后她……她居然用一把刀把那个死尸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了下来放到了盘子里，更重要的是她居然露出了锋利的牙齿向那个死尸的两个大腿骨咬去，硬生生得把两个大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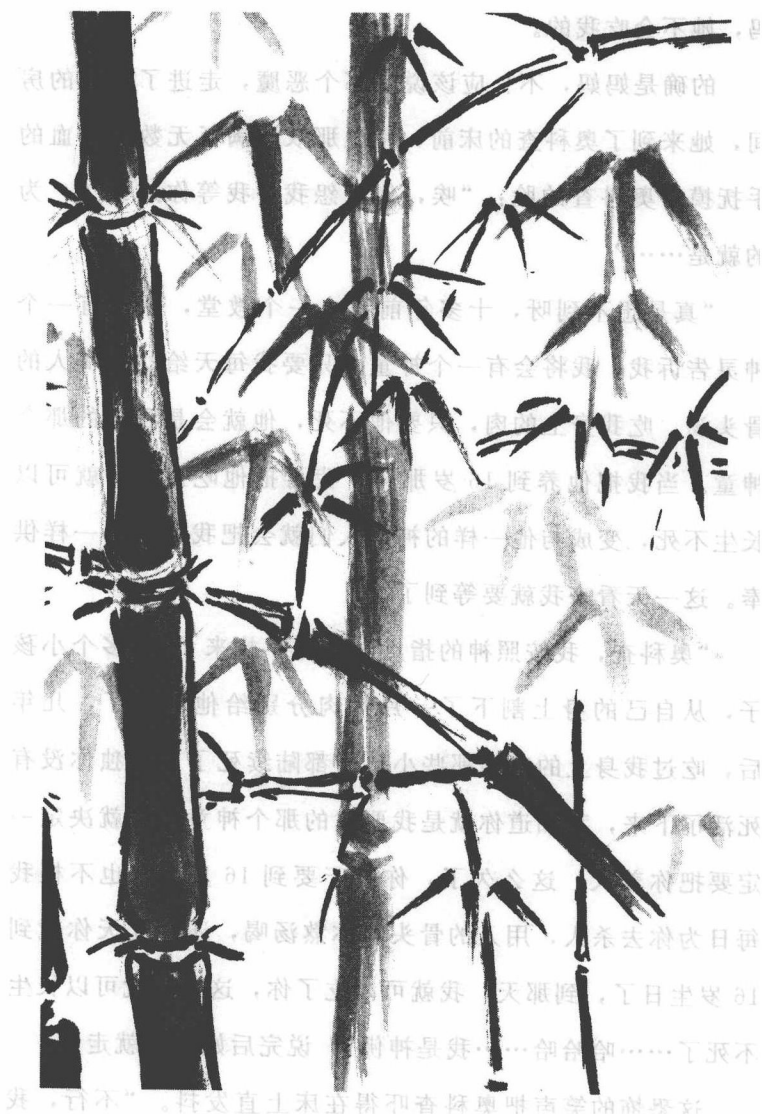


骨咬了下来，然后她点燃了火炉，把水倒进了锅里，把她用嘴咬下的两块大腿骨放入了锅中，用小火“咕嘟咕嘟”的煮着。

然后，她又重新用刀在那个死尸的身上割来割去，一会儿的功夫，一具完整的死尸就被她用刀割得只剩下了一具残缺不全的白骨。她站起来，洗洗脸，刷刷牙，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收拾着厨房，橱柜上的血擦干净了，地上的血也拖擦干净了，一切恢复了原样。

眼前的一幕已经把奥科查吓得全身都瘫在地上，头发都竖了起来，汗珠从头上滴落下来，心怦怦地乱跳，他真的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惊呆了。他自己努力地想站起来，但两腿始终站不起来，于是他就悄悄的爬回了自己的卧室，静静的躺在床上，想着发生的一切，现在奥科查终于明白了，他每天喝的汤都是……都是他那个恶魔母亲用死人的骨头煮的……

想到这些，奥科查便全身打着冷颤儿，他躺在床上想睡一觉，把刚看到的一切忘去，更希望一觉醒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但是奥科查怎么也睡不着，不时的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时，他卧室的门开了，奥科查赶紧把眼睛闭起来，装作睡着的样子。心中不断地祈祷：“她是我的妈





妈，她不会吃我的。”

的确是妈妈，不！应该说是那个恶魔，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她来到了奥科查的床前，用她那双沾满了无数人鲜血的手抚摸着奥科查的脸：“唉，你别怨我。我等你这么久，为的就是……”

“真是想不到呀，十多年前我去一个教堂，那里有一个神灵告诉我，我将会有一个神童。只要我每天给幼童喝人的骨头汤，吃我身上的肉，只要他不死，他就会是我要的那个神童。当我把他养到16岁那年，我再把他吃掉，我就可以长生不死，变成与他一样的神，人们就会把我当神佛一样供奉。这一天看来我就要等到了。”

“奥科查，我按照神的指点，在那年找来了20多个小孩子，从自己的身上割下了一片片肉分别给他们吃了，几年后，吃过我身上的肉的那些小孩子都陆续死了，唯独你没有死活了下来，我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神童，我就决定一定要把你养大！这么久了，你终于要到16岁了，也不枉我每日为你去杀人，用人的骨头给你熬汤喝，还有几天你就到16岁生日了，到那天，我就可以吃了你，这样我就可以长生不死了……哈哈哈……我是神佛！”说完后她转身就走了。

这恐怖的笑声把奥科查吓得在床上直发抖。“不行，我



不能就这样被妈妈吃掉，哦，不！是那个恶魔吃掉，不，我要自己想办法救自己！可是我还能怎么做呢？离我16岁生日还有几天就到了，我该怎么办呢？”奥科查心里反复的想着。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那个恶魔把奥科查看的更紧了，连看他的眼神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天比一天恐怖。她仍然每天出去杀人，然后把他们带回来，喝光他们身上所有的血后，再用他们的骨头继续熬着汤给奥科查喝，奥科查要想把那死人的骨头汤倒掉不喝，不太容易，也不能了。奥科查几次设想逃出那个恶魔的手掌心，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明天就是奥科查16岁生日了。奥科查想着对策，可这天那个恶魔并没有出去，而是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奥科查知道明天那个恶魔要把自己吃掉，他心里非常恐慌，但是没有办法只好硬装着不知道，看看今天能不能有一丝奇迹发生吧。

也许，奥科查白天思想太紧张了，感到很累，天不黑就躺床上睡着了。在妈妈的酣声中，他悄悄地爬起来，从窗户跳了出去，他心怦怦直跳，一步一回头的向山路跑去，跑不一会儿，就被枝条绊倒了，他爬起来再跑，可没跑多远，又被一些参差不齐的玄武岩挡住了去路。他挣扎着爬上岩石，



想从缺口处越过去。正在这时，那恶魔追了上来，他立即跳下来，尽快冲出这起伏突兀的熔岩带。在岩石夹缝穿行，一步不慎就有摔断腿的危险。恶魔追上来了，马上伸手就拽着他了，他也顾不上危险，纵身一跳，连滚带爬地激起一团烟灰。

奥科查浑身巨痛，身子一动也不能动，大脑一片昏乱。等什么？等死吗？他用手撑起身子，勉强站起来，看到地上他接触过的地方都是鲜血。一个念头告诉他：必须马上转移位置，拼死也要逃命。

奥科查口干得喘不上气来，“我的血是不是快流没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眼下出现了一条小溪，他欣喜若狂，像枯萎的禾苗遇上了甘露，连忙跪在溪边要大口大口地喝水——恶魔一把把他拽住了。奥科查吓出了一身冷汗。

“宝贝，醒醒，做噩梦了吧。”妈妈笑着看着他，站在他的床前。

奥科查从梦中醒来，心都冷了。

“宝贝，今天是你16岁的生日，我给你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快起来吃吧。”今天那个恶魔很高兴，看上去似乎也不可怕了。

奥科查从自己的卧室慢慢的走了出来，来到了客厅，首

先应入他眼帘的是一大桌子的饭菜，饭桌的中间还摆着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上面插着 16 根生日蜡烛，这场面让人很感动，这明明是一个慈母在为他的儿子过 16 岁生日嘛。要不是奥科查亲眼看到妈妈所做的一切，他看到今天的场面会流泪的，一个母亲坚强地一个人把她的儿子，辛辛苦苦扶养成人，她是多么伟大的母亲啊。可今天奥科查却有另一种滋味在心头。

今天令奥科查觉得很奇怪的是，每天的人骨头熬的汤今天却不在饭桌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再看看他自己的恶魔母亲，今天怎么和头几天不太一样了，她似乎好像又一次恢复了往日那个善良、温柔的母亲，她慈祥的笑容，使得奥科查仿佛忘记了曾经那发生的那些事，他很高兴的来到桌前一起和那个恶魔母亲坐下。母亲亲自为奥科查点燃了生日蜡烛，并和他一起把它吹灭了，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吃着饭，这时的奥科查已经完全忘记了眼前这位看似“慈祥”的母亲，是多么“残忍”的恶魔呀！

吃着吃着，恶魔母亲的脸色突然之间阴沉了下来，非常难看，那慈祥的笑容一扫而光，眼睛冒着绿光，说时迟那时快，她突然刀又一转，向奥科查的眼睛刺去，一刹那，奥科查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眼睛微微有点痛，这时奥科查才从